

選精銳赴之會暮約結朝合戰至明早丹圍之數重
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備曰屢難無苟免遂決戰

二日發僥倖乘夜襲深二瓦兵盡矢絕援不至遂
殲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驚悼廢朝一日贈侍中以

其子繼英爲六使領州刺史總轄爲洛苑使遼明
爲內閣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惟一馬將

作監主傳機等奏告命謂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
陛下不以罪其卒幸失臣等願蒙非常之恩因悲涕

伏地不能起上憤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
加厚頤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死世有

忠節深可嘉也奈何有母年八十遇發勞問賜白
金五十兩特爲陳畧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

郡夫人保裔遺厚好禮善騎射軒然走馬不厭其妙
中書審張三十二引流以射苦精相傳而歷人服其妙

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傷公錄數十萬勢沒後親
吏營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

大將軍黃州團練使屬於收軍庫於惠宗其卒也
家無餘財方係育及吳丹血脈而發兵不至惟張彊

以高陽關路幹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
都部署率軍參軍聽度先鋒軍守戰保衛所僅存

貴與英赴援後皆受敵自申至寅力竭敗乃退當時
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擬全軍還屯榮議上將士功

狀重嘆喟然曰太將陷奴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
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鄆州領揚州防務使改左羽
林軍大將軍致仕號加威前都虞侯卒贈彰德軍節
度後

裴濟

按宋史本傳濟字仲淳絳州閑真人唐相魏公八
孫後徙家河中濟少事晉邸同輩有伎悍者濟屢糾
知濟可任會卽位施毅直爲大廈軍兵馬監押及平
太原征翰濟迎謁歸附令監軍易州契丹攻城不
能下以濟遷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
爲巡檢遷宗儀副使召還遷恩使使監戍兵於嚴肅
軍送大蠶州及有職抑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

將然之便守史開關濟遽出之曰此必妄也及日果
有敵兵遂去太宗嘉之遷西上閭門使定州都監就
加行營銳騎等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濟擊於

徐河斬數十級降牛馬鎗鋋甚衆淳化初與周冀同
判河西未發爲鎮州行營幹贊又與李繼賢擊敗

於河汾濟知之及復南歸大敗走陝州搜查美獲之
濟性剛不悅之及是役濟恨恨之而廢改四方將

使復知定州徙之雄州陰於濟遷客省使復知定州至
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冀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約

始畢有卒拔刀去濟怒其舉止知欲爲變急令捕
之果有謀發者數十人已劫鄆同矣急召捕腰斬之

軍民震恐然在鎮凡五五年積績甚著召還知天
雄軍成不初卒濟還以濟爲雄州團練使知鄆州

兼都部署至道二年誥指稱其利民甚賴
之其年濟還軍宿州大集斂散遺孤軍絕糧濟制

指揮染泰宗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
贈潤州節度三子並優進秩濟在諸使中甚有聲

望及沒又人皆惜之景德中濟奏永泰郡君奏氏卒
特贈定州太守

濟字仲淳絳州人祖籍滑州司戶參軍歷漢州
而死傳少喜氣弱以父篤爲三班奉禮使伊陽

縣尉濟州司理參軍遷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
守宋終毅其材遷通判濮州徙廩州時連兵西討
以傳督一道糧餉會元豐入寇參知樞密行營軍事遇

按河間府志編字祐之開封人咸平中爲莫州刺史
仁宗時累官侍衛馬軍都虞候慶定二年與元昊戰
好水川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達者勦自免而稱
吾爲大將敢以死報國爾撫劍倚身決闘捨中
左廁絕其喉而死奏至帝嗟悼之贈武康軍節度使
兼侍中

按河間府志懷敏字之子以將授西頭供奉官累官
知瀛州五年徙知滑州通運鹽路
秉招討經略安塞慶曆二年元昊寇境其軍墮敗遂
與諸將告退嘗奏至帝嗟悼之贈錢戎軍節度使

兼太尉崇德軍節度使

按宋史本傳濟字仲淳絳州人祖籍滑州司
戶參軍歷漢州而死傳少喜氣弱以父篤爲三班奉禮

使伊陽縣尉濟州司理參軍遷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

守宋終毅其材遷通判濮州徙廩州時連兵西討
以傳督一道糧餉會元豐入寇參知樞密行營軍事遇

按宋史本傳濟字仲淳絳州人祖籍滑州司
戶參軍歷漢州而死傳少喜氣弱以父篤爲三班奉禮

使伊陽縣尉濟州司理參軍遷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

守宋終毅其材遷通判濮州徙廩州時連兵西討
以傳督一道糧餉會元豐入寇參知樞密行營軍事遇

按宋史本傳濟字仲淳絳州人祖籍滑州司
戶參軍歷漢州而死傳少喜氣弱以父篤爲三班奉禮

使伊陽縣尉濟州司理參軍遷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

守宋終毅其材遷通判濮州徙廩州時連兵西討
以傳督一道糧餉會元豐入寇參知樞密行營軍事遇

故其家川諸將失利敗騎至武英勤傳道去博不答美嗟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朱

親亦謂傳少避敵而傳愈前指顧自名獲數刀死始傳與魏相賴落川夜作書遺韜以其或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為題名以致禍軍中傳死後禼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受爲太常寺太祝尋爲太常寺丞禮郎章爲將作監主簿生武襄書右侍書郎政同學究出身

馬遂

按宋史忠義傳送開封人初挾龍衛軍帥散直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開王則叛中夜叱延趣謂閨守賈昌朝誅擊賊自朝因使持榜人貢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斬之福祐輒不答遂誣殺則而無兵使自隨時張得在德其助己日得一得一不勤遂奮起投杯抵頭掩其發數日血而卒無助之者

董元亨

賊黨擣引聚謀至斷一臂捐營曰奴氣恨不殺汝萬歲威捕蓬萊夢前支解之則倉猝滅風燄傷病數日乃起事歸仁宗歎息久之解官免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勳官其子五人後復殺送者捷捷卒石廢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按宋史忠義傳傳每充軍士率私同于國博士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元亨急馬馳還坐廳事晚十餘人懷甲竊刃挑闘而入左右皆有濟賊魯元亨曰大王還我來索軍責

庫鎗元亨擧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許兵乎

我有死耳豈不可得也賊將都用繩來索急曰庫帝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管乎元吉廣義張日麗

帝用送我之賊爭人擗鬪而向事閭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平半後弟用軒以

曹觀

按宋史忠義傳列字仲賓嘗修體子也叔修古卒無

子天章閣待制朴杞爲言於朝授興建州司戶參軍

爲修復景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優智高恢攻陷邕管趙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擁百

人不任戰又無城隍以守或勸罷逐之觀色叱

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戰者非麾節盡陳

鴻引兵迎擊城固令卒導丁弓手繼進賊衆数百

信勝兵敗走鄧丁亦潰退卒從卒決戰不勝被執

庶勿殺使持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其柄以

女妻觀不肯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其柄以

從苟利生雖殺我吾幸矣賊惜不殺且置舟中覲

不食者兩日擇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旦死若不

聞道以此上官知其無深意害之至死詔感聲不

絕後寢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

四人妻劉適死於林州封彭城郡君加賜金綬

又贈脩古尚書左部侍郎封褒吉女陳福川郡君當

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

按開封府志開封人以材武稱累官英州團練使

儀智高廣州忠不介胄而節會先鋒遇賊奔忠子

拉賊帥一人馬陷泥遂中標格死焉

按唐西通志士堯馬平人皇祐中儀智高寇州士

堯卒往救邑與智高戰不尋少休再戰爲所敗被

斬斬百士堯尸不獲騎馬還營敗望見傳以爲異不

敢追後贈屯衛大將軍

子天章閣待制朴杞爲言於朝授興建州司戶參軍

爲修復景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優智高恢攻

陷邕管趙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擁百

人不任戰又無城隍以守或勸罷逐之觀色叱

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戰者非麾節盡陳

鴻引兵迎擊城固令卒導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

信勝兵敗走鄧丁亦潰退卒從卒決戰不勝被執

庶勿殺使持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其柄以

女妻觀不肯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其柄以

從苟利生雖殺我吾幸矣賊惜不殺且置舟中覲

不食者兩日擇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旦死若不

聞道以此上官知其無深意害之至死詔感聲不

絕後寢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

四人妻劉適死於林州封彭城郡君加賜金綬

又贈脩古尚書左部侍郎封褒吉女陳福川郡君當

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

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

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受爲太常寺太祝尋爲

太常寺丞禮郎章爲將作監主簿生武襄書右侍書

郎政同學究出身

董元亨

賊黨擣引聚謀至斷一臂捐營曰奴氣恨不殺汝

萬歲威捕蓬萊夢前支解之則倉猝滅風燄傷病數

日乃起事歸仁宗歎息久之解官免使封其妻爲旌

忠縣君賜勳官其子五人後復殺送者捷捷卒石

廢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趙師旦

馬貴

按宋史忠義傳傳每充軍士率私同于國博士

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

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

元亨急馬馳還坐廳事晚十餘人懷甲竊刃挑闘

而入左右皆有濟賊魯元亨曰大王還我來索軍責

按宋史忠義傳傳每充軍士率私同于國博士

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

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

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受爲太常寺太祝尋爲

太常寺丞禮郎章爲將作監主簿生武襄書右侍書

郎政同學究出身

董元亨

賊黨擣引聚謀至斷一臂捐營曰奴氣恨不殺汝

萬歲威捕蓬萊夢前支解之則倉猝滅風燄傷病數

日乃起事歸仁宗歎息久之解官免使封其妻爲旌

忠縣君賜勳官其子五人後復殺送者捷捷卒石

廢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趙師旦

馬貴

按宋史忠義傳傳每充軍士率私同于國博士

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

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

元亨急馬馳還坐廳事晚十餘人懷甲竊刃挑闘

而入左右皆有濟賊魯元亨曰大王還我來索軍責

按宋史忠義傳傳每充軍士率私同于國博士

通判貝州王則築城數月冬至元寧州者張

得一朝謁天慶觀後漏未盡起食會衆莫知所爲

元亨急馬馳還坐廳事晚十餘人懷甲竊刃挑闘

力戰於金城驛而死事聞贈大理寺丞

郭思

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名賈食貴不能食辭日徇鉞
如平時至後貴以不安席節旦即臥內大醉明敵
攻城愈急左右謂少師曰日戰死與戮死何如某
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
還據窪坐督麾兵鼓譟爭入營歸日師旦大罵
曰錢鏗窮毛員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

無遺類矣督麾兵奮擊之敗脫去州人爲立廟奉
平贈光祿少卿屬其母王氏安太君號蘿麻其子
弟并從十二人節旦遇害時年四十一過江山江
山之人追師日喪哭祭於路諸數百里不絕

王從政

按宋史趙彊且傳彊且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

奉官閨門祗候與僕智高擊於太平場被執罵不

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唐信州刺史錄其孫

二人

孔宗旦

按宋史忠義傳宗旦嘗爲杞州司戶參軍僅若高

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水深溢旦以爲兵象度

智高必反以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高拔城州

即棄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保死也

既而州被破斬殺任以事宗旦吐血且大罵遂被

害始宗旦自京東與李師道弟程尚等入爲監

司耳目號爲四壁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冀州

祖無澤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徐鑑

按廣西通志鑑字伯殊以讓黨有奇略知名州里來
於鄉撫宣州許歐希範有功授巴州長史與僕智高

兵先抵其歸路布櫓木互四十里設至不待前而進

出數合渡江由應賀而西逼奧城推傷甚衆盡得
其所略物將諸將皆是獨歎有功仁宗喜授爲供備

庫副使廣東諸監督押兩路兵甲建中使賜朝衣金

帝賜號至邑大將陳曙以失律誅誠亦貶房州司馬

復著作郎節監慈州稅十餘年還副使知康州履

多茅竹皮卒樞密解楚貴遷檢民憲因乘爲禡誠

致之於市又坐濱潭州都監木慶知荊州熙寧初進

如京使叢叢於轄四年支所謀人以誠爲皇城使

知邑州倅但得實以考抵知州沈走起不以爲意

及禦賊代恩誠會於縣署罷所行事參不聽反移

文介責誠沮讓不得輒言八年贈還人寇衆號八萬

陷飲食城邑四面築其石闕開州兵得二千八百名

僚吏悉委誠守宣州人稱其能

州南海主義傳誠字宣甫泉州人賈淮十洲廣

州海主海舶船頭到刺官署具貨商

皆豪大姓舊以各體見王者咸以選往商委氏範

升陞就席詰而杖之幾訴於州府名貴誠識曰主

第雖卑官也而商雖富庶也官居部民有何不

可州不能姑自得再謁陽武尉刺史李基業子良誠某

能捕盜得功其處卒業大索火旁舍以迫之卒從衆

逃出獲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尹賈昌鷹驚曰

乃爾輕生邪累遷靈州亦知州儀智高廣緝曰

吾郡都也且去州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

義也即募士數十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夜行赴

難去二十里止營寢人黃師宓請賦中爲謀主

減憤其父尊不違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

其誣殺者六八百人使復業敢怒招降解去誠分

按廣西通志鑑字伯殊以讓黨有奇略知名州里來

於鄉撫宣州許歐希範有功授巴州長史與僕智高

兵先抵其歸路布櫓木互四十里設至不待前而進

交城回保廉蘇懈滅城不及降軍皆復擊後北

軍知其善攻城招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臺洞渠以

華布鐵卷焚之鑿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

分寧軍事。自是寧軍士卒間有頗失禮慢者，便有憲憲使。憲憲使其下以銀買級，金充袋，所以所部不整，故號爲「憲憲軍」。及教言屢警，善用人，戰必勝，留裕其小過，且審于憲憲使。以漢法復主乃止。先羌人聲言將出延綏，屢白後主曰：「兵家之事，寧東擊西，震虛驚實，破白豹金海，結烏鵲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為寇，帝遣楊遇紳、駙兵大義以敵之。先鋒將夏人攻奪大西山，石岩輒由通路自負而至。且戰，而前多所斬獲，大兵始拔投兵不至中流，死失大半。七月初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賜贈嘉州刺史錄其三子爲候榮威軍。

張吉
景忠

兵領至天河縣縣垣旦日會戰殺盡營役夜以表旗出
河陰陵敗就逃出城逃走失奇不能自拔後數日潛
人驛召青曉除收斂下猶有女勤者日暮還
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何忍爲敵而死路歸
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李英

有政聲會鄒戎葉魯張德告急中軍兵討之惠害
事閣賜朝請大夫

王棟

皆算勇敢十天擊擒行岱倚榮李貴由山州入淮督
長以船拒率降天慶捕血與望資人多費降
者天慶力止之弟慶未發難復反天慶督兵力敗退
害

高永年

接宋史忠義傳永年河東蕃官也爲潞州都巡檢王
禮取齊廢永年聽蕃兵爲先鋒歸入澤州而宗哥耶

永年以千騎抵其城開省略路擊走叛羌結陣
還書唐羌攻急急復擊之子會苗履惠雄以援師至

戰深關僅獲少少永年領騎斷羌爲二乃退復
與李克俊合又敗於乾渙舉馬被不刺羌分兵雞
縣萬衆之中新其首徐炎病薨已而隨援自乾渙遁

鄆州永年失膽拒守及雄義淮等以永年嚴謹節

擇初知虢州蔡州復兩州永年爲人所畏

接宋史忠義傳鄆州人和中爲武學生督力絕

倫方彌飯與鄆州父子集連社相抗角已時以不

亂騎深關盡降授及包乃率所部格於孟山前賦

勢張甚射殺數騎死於營下聞者莫不嗟息
趙育才 彭汝方

接處州志趙才遂昌人政和中爲武學生督力絕

倫方彌飯與鄆州父子集連社相抗角已時以不

亂騎深關盡降授及包乃率所部格於孟山前賦

勢張甚射殺數騎死於營下聞者莫不嗟息
宋敏

接宋史忠義傳鄆州人第進士第進士第官奉議

郎使知州漢州推舉知州四監軍之奏追宣
威城永年出舉之行三十里送光瓶下觀兵皆永年

昔所推舉熟戶也永年不之謂而曰此人奪我
為多舉口所探撫其心肝食之曰此人奪我

閩使舌去疾惡落無能所可不殺也是役也士厚

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勸永年任信降坐

受執猶故難矣不及云

接臨邑通志中字民衡浦城人崇寧進士知長慶縣

潘中

接宋史忠義傳鄆州人崇寧進士知長慶縣

丁仲德 陳華 張理 李振 翁榮

接宋史忠義傳鄆州人字敏字敏之溫州人應黨禽命道安

陷梁清帝渡江還後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理同

李振出南門迎敵渡人接橋橋斷馬蹶落死賊至帆

避夏汗追輔突厥死于仲德帥都兵禦

諸樂齊鄉兵失據而散仲德以餘兵東敗敵力屈乃

死

項德

接宋史忠義傳鄆州人字子仁爲人所畏

資發精源明高義而邑隨沒德敗亡百人戒肢

因城邑之城隍祠日一月詔五月東荆西拒董

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尉遲鋒之先入則股

前後倒橫不可勝計號曰爲獨獨子聞其聲則相

資發精源明高義而邑隨沒德敗亡百人戒肢

因城邑之城隍祠日一月詔五月東荆西拒董

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尉遲鋒之先入則股

前後倒橫不可勝計號曰爲獨獨子聞其聲則相

資發精源明高義而邑隨沒德敗亡百人戒肢

因城邑之城隍祠日一月詔五月東荆西拒董

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尉遲鋒之先入則股

前

攝青溪尉方彊寇領所部與賊戰不勝被執罵駁而死郡人都危為之傳

王行之

按太平縣志行之李才仲少補上庠恩奏授追功郎藝州司士曹事宣和三年方彊黨殺公吏皆逼行之曰吾獄官也死分耳遂遇害事聞贈直郎梅淳

按金華府志著其先吳人五代時有修業者始遷地來遷浦陽居之後受惠爲單州助教卒七十餘攝松關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城斬賊破被杖明年春奉衛處相逼陷城及降落城不能殺死之從子執職官於朝官其子子敦府教成教師後爲遂安令

許璣按金華府志著其先吳人五代時有修業者始遷地來遷浦陽居之後受惠爲單州助教卒七十餘攝松關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城斬賊破被杖明年春奉衛處相逼陷城及降落城不能殺死之從子執職官於朝官其子子敦府教成教師後爲遂安令

許璣

按金華府志著其先吳人五代時有修業者始遷地來遷浦陽居之後受惠爲單州助教卒七十餘攝松關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城斬賊破被杖明年春奉衛處相逼陷城及降落城不能殺死之從子執職官於朝官其子子敦府教成教師後爲遂安令

許璣

按金華府志著其先吳人五代時有修業者始遷地來遷浦陽居之後受惠爲單州助教卒七十餘攝松關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城斬賊破被杖明年春奉衛處相逼陷城及降落城不能殺死之從子執職官於朝官其子子敦府教成教師後爲遂安令

許璣

按江南通志夫婦人登學第在本州通判方慶之亂死於官

詹良臣

按宋史忠義傳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第以恩得官調諸縣尉方慶起其黨洪冉犯衢州守將俱棄城遁又有僞盜者用慶年號剽掠

接宋史忠義傳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第以恩得官調諸縣尉方慶起其黨洪冉犯衢州守將俱棄城遁又有僞盜者用慶年號剽掠

接宋史忠義傳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第以恩得官調諸縣尉方慶起其黨洪冉犯衢州守將俱棄城遁又有僞盜者用慶年號剽掠

趙良臣曰捕盜居鄉也無不勝戢愛死平生喜兵數十人出鄉之爲所執成萬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淮南王倫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殊死且暮官軍至故肉飼狗鼠矣賊殺其肉使目啖之夏臣止且罵至死不覺晝見者掩面流涕骨年

王仲明

蔣焜

朱史忠義傳仲明台州人宣和末亂載老母逃山

洞中猝遇寇於東城之國連使就降仲明義不辱

王仲明

蔣焜

可支有一心忠輔官言於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兵約議事斬忠輔首擲海外以示全人既聞城門可與不崩見殺可與兄可求建或中言於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傳察

接宋史忠義傳蔡公衡五州濟源人中書侍郎蔡衡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選

于翰林院將以女嫁第第司法參軍歷水

平濱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郎宣和

受使以出關雖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築便人不

來居數日金數十騎突厥入營掠之王馬行大坂上

貴有變不可追遣曰逐使人故倒日未嘗取其取

掠之東北去行里許遇二太子幹離等

領兵至驛道使奔蔡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君當殺

敬今來迎客而殺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避貴

人臣也當以實應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卿同

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都梁師敗將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寢覺之奏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至兩月伺者怠毀壞出絕以晝付其家制使落蓋及意輩踏首皆不思狀曾徵然聞待制蔡自幼游學詞藻或道直被斥不肯就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無喜愠色酒宴若無所可否非其意舉然不可犯於勢利在京師故人歸罕至其門間見其溫談笑而已及晝卒徇義舉學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就進士第諡曰忠肅

朱駒

接宋史忠義傳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通京官秉義郎通直郎不自表異貪和未為爲武祇官屬監

押使通直郎不自表異貪和未為爲武祇官屬監

嘉祐四年知虢州三司最爲風流昭率老幼嬰城敵攻

之力船募發兵卒千餘人與約曰敵知破城虛實

有輕我心若不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竄兵

出薄其營果禽嵩城上鼓擊乘之殺獲甚衆夏人震

歎曰此將士也

秋願愈懼不顧反覆賊餘誰不曰爾今不拜我來攻京師爲城下之盟豈計爲界太原日暮且

後日難欲拜可得那命去祭但不竟請言屬使臣不正止其情兒愚介來以罷肩自感退詔計我昭裕發登陴被禦問知彼以何乃罷武徵見我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備奮勇委死信曰大金尚欲還朝亦左右促使拜曰勿如林或持之伏地本秋願愈懼不顧反覆賊餘誰不曰爾今不拜我來攻京師爲城下之盟豈計爲界太原日暮且後日難欲拜可得那命去祭但不竟請言屬使臣不正止其情兒愚介來以罷肩自感退詔計我昭裕發登陴被禦問知彼以何乃罷武徵見我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備奮勇委死信曰大金

在斯將軍也當以實應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卿同

刷使金人圍代抗夜呼其二子善古善誨謂曰告

昔者用事者廣居制一綱宜盡取謀未形

之若使用事者制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今重

圖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貞國也能聽吾言

當令家屬白我然後同赴義于泣曰唯吾父命明

森森謀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

汝獨木却邪乃取備辟露被宣讀之衆霽服其勇

號是時諸城降者多賜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

孫益
孫谷

接宋史忠義傳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鄆州觀察使

忠安所施招吐日汝聲背義偷生不異大惡尚敢以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

圍四日城多圯壞陷以智捕獲皆合法法然不可復支

恥退坐應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威汚

幸先我我卒面背城死戰勝則東南圖大功不勝則

譽骨墳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嘗昭幼子戲

麾下連起刃刃之長子驚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

家人早薨納井中節將賈宗望母遠赴前招起呼曰

蠻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難從之遂併僵以土

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招謂衆曰吾與汝會供

無累矣部落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駒與其徒

各殺其家人著上級士皆少告死士也城大懼以利

守行持盾登城而勒衆於通衢戴戰甲自營壁日晨

街不行騎廄馬從缺城出馬蹶蹶擊擊聲曰得朱

將軍矣欲生殺之招臥日伏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

死年四十六

史抗

接宋史忠義傳抗澤州人官和本爲代州沿邊安撫

副使金人圍代抗夜呼其二子善古善誨謂曰告

昔者用事者廣居制一綱宜盡取謀未形

之若使用事者制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今重

圖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貞國也能聽吾言

當令家屬白我然後同赴義于泣曰唯吾父命明

森森謀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

汝獨木却邪乃取備辟露被宣讀之衆霽服其勇

號是時諸城降者多賜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

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故勞張甚或言不若

引兵北援塞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

救也蓋曰此甚善奈遠君命出疆雖自當至城下

張孝純不肯答門遂死之益重者忠勇每領賞以實

戰士能得人死力小崩潰爲毫患進議致討公子在

行間師無功益請子必死朝廷聞之惟數其甚其厚

其子遠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

列益上還官所傳而斬其持來者初益在朔寧察

郡人慕谷可用奏為掾屬侍之異於常僚益出所處屬

以後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蒙漢禦開關迎

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屈又不忍負孫公之託

諸人不見寧是否死所也或舉刃指之無憚容遂見

殺

郭靖
朱友恭
按宋史徐陵書傳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於

陣

郭許
朱友恭
按宋史史浩傳德宗中安從道從軍檢官至武經

郎爲涇原第九副將金人犯陝西歸附以下被降獨

許衡不許病弱去陝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衡僅

俱降落資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汗

叛逆大怒天地所不容吾雖死不辱吾當歸於所

下耳衡聽其語即發之建炎三年贈肅義大夫

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義節爲涇原第一

副將步兵并金人於華州有功會金兵大舉攻秦

赴敵力戰爲所獲濟源既降以甘言許優憲官執

不肯從更詆辱之斷不屈忿斯烈以自縊日乃斬

下耳衡聽其語即發之建炎三年贈肅義大夫

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義節爲涇原第一

副將步兵并金人於華州有功會金兵大舉攻秦

赴敵力戰爲所獲濟源既降以甘言許優憲官執

不肯從更詆辱之斷不屈忿斯烈以自縊日乃斬

下耳衡聽其語即發之建炎三年贈肅義大夫

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義節爲涇原第一

副將步兵并金人於華州有功會金兵大舉攻秦

赴敵力戰爲所獲濟源既降以甘言許優憲官執

不肯從更詆辱之斷不屈忿斯烈以自縊日乃斬

之後贈敷武郎

吳革

按宋史忠義傳涇州新泰人官和甫爲代州西路

宣贊舍人前脩踰陝西行至宋僕閣金人犯京師復

還與裴叔向同城誅於帝乞幸秦州又乞出知州

之使不敢近又乞落門司出兵率制衡矣尼懷恩授

可一戰而勝將衆言已人皆不果後金兵攻安上门

道度乘草車之卒將使渡河水以獲之不聽及

據洛陽合戰用箭濤則水已涸矣車駕幸營軍以

爲應其計召請叔夜突見其大會計事故後授

故曰忠義傳

則策軍夜行三說一則天子還北二則金騎圍三

臨漢升文德殿設御牀西受賀達闕門傳令勿拜

時選率百官選拜邦昌但東西拱立外執制官宜贊

食人吳革為用節異往首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

襲其妻弟所居謀奉義金水門外范復許與合謀

殺悉義兵杖刀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

之又禽斬十餘人是日風急日暉無光百官慘沮邦

昌亦屢色躍騎馬升佛壇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

命功云

李翼
李昇
王唐臣
劉子英
譙城

按宋史忠義傳涇州新泰人官和甫爲代州西路

都督檢使出涇縣金人取代執守涇嗣本道來論降

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涇縣率軍領糧投都督監

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遂力方不敢執

槍粘翼堅困之堅罵不屈與翼同死于王唐臣尉

劉子英
藍淮
閩州將軍折可與同死之

阮敏

按宋史忠義傳滑州人給聖元年進士爲河南

府少尹犯節事所錄兵擁護神御殿領神御

馬服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

孫達

按宋史忠義傳滑州人給聖元年進士累官至太

學博士第弟魯直立有司選百僚人選達篤臥不

起夜既半同僚驚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辭制部

員外郎翰文院閣學問其跡曰不能爲忠臣固難

冠夫事畢不舉手不至者欲以達與汝復復于金人

邦昌以至否乃免達聞之曰是必害母故遷官以

避之

按張邦昌自傳邦昌爲位價高大楚捷捷金

惠汗我其可疾遂廢疾而卒

第三二二三册 之〇五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二十三卷目錄

忠烈部名臣列傳十八

宋二

王士言

王美

張彭年

張謹

沈教

張確

趙令佐

劉翊

王東

蔣允焄

陳述遠

張克岱

歐陽珣

姜毅

李茂

林淵

趙士琦

于潛

張行中

呂由誠

郭永

黃友

徐安

陳德固

杜第世

張叔夜

孫綱

李琪

蔡林

葉鎮

石昉
龔良

劉備友

詹友

李政

單大年

李若水

賈何

簡平

趙成

邵雲

呂圖登

宋炎

胡居老

上官常

李階

危一

程天山

孫策

孫方武

蘇幼安

顧真寶

劉純

李甫

趙士跋

江應洪

劉純

陳德固

杜第世

張叔夜

孫綱

李琪

蔡林

葉鎮

石昉

龔良

李政

單大年

李若水

賈何

簡平

趙成

邵雲

呂圖登

宋炎

胡居老

上官常

李階

使親卒持醫報卷戰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撫衛
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劉備友 王美 林淵 張彭年 趙士跋

賈何 孫大年 李政 親公明子

簡平 邵雲 單大年

趙成 呂圖登

朱炎 宋炎

胡居老 李階

上官常

李甫

危一 程天山

孫策

孫方武

蘇幼安

顧真寶

劉純

李階

趙士跋

江應洪

劉純

陳德固

杜第世

張叔夜

孫綱

李琪

蔡林

葉鎮

石昉

龔良

李政

單大年

李若水

賈何

簡平

趙成

邵雲

呂圖登

宋炎

胡居老

上官常

李階

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折除平陽

兵發確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南東晉特

秦不可守汴亦不都矣故既破草必南下降城

牛生不儻棄其兵又皆背逃臣生長西州頃歸武

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惟有一死報陛下耳

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全兵至知軍中無備論

使降確乘城拒守或謀欲自東城濟出且探確

意確怒叱曰汝守士臣當以死報國誠可斷屢不可

屈乃戰而死死誠亡之悲情懷難追古歎由學士召

見其子子瞻憤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待其死矣

復何恨使爲將爲守者譬如聊父朕顧有今日邪敢

客嘆息者久之

呂由誠

趙令佳

接宋史忠義傳由誠字明御史中丞壽之季子幼

明爽有智略善騎馬尤好文父恩

補官調酒泉監事領教不殊任其事

發衆無閉城守卒逃走由誠追詔責其失

命以功遷秩參軍

三門白波營邏言者謂其貧後

繼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稱謗罷歸京

天寒食盡他邑役多潰去唯由誠所分無失者

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府屬通判成

都府知舊累遷四州復知嘉州有功授唐東元

年宰相唐德由誠剛正直斥爲奸邪

節與格不相容其畜篠不足以濟時輒力辭求

退差知豐州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歸立張邦

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免時事益所

在暴起由誠崎嶇至都城北椎榜於是晝夜爲備乘

甫就副威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

元帥府招安而去庶士移漕清器由誠竭力領餉軍

以不赴宣農王允恭奉表勦討時京東諸郡兵雖

多內獨獨有方士舉爲前後數被攻面

乾參自立率卒中救援皆絕孔益舟以都兵及首犯

都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退者幾九殘暴攻

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由入麾下賊散不

知所爲急解圍去一日全兵四十乘由誠屢立賞罰屬

以忠義守兵爭奮夜警備全人百堵成城矢石如

雨人無氣志郡官有迎撫者而梗之利言始令往

同心奮守城陷俱被擒令人生降之由誠不屈乃

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令往同遇害子傑與其

家四十口皆被殺無生還者南北流離其孫裕清

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今佳之子子彝於

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瓦被殺興典乃忽於制誥由

誠三官通奉大夫與子思澤

郭九

朱子昌由誠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次身

長七尺善鬚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

爲森烈所忌未敷引法奏之守大怒杖滅坐永

不爲動則幕爲好言屬之親後復欲變杖殺水力爭

不能得袖帶繩之拂衣去澇淮河承等知大合縣

太原開學用重臣每奏獎金取諭請以給諭

大谷者尤重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

血也以資糧豆之可乎脫不復命令有投劾而歸

耳府主近迫縣有濶出雲的嚴早亟乘此謹奉手札

平暴日中兩立至縣人刻石紀其惠選卒數載號

范公甫彥甫南來劉蕡濟南冠大名孤城無援

嘗盜輯諸縣短長避匿不勝其煩連水械致之府府

爲井花縣追還於是郡使者及郡文客有不便於民

者必修利病反復或迷惑而不行諫謂水世方雷同

母以此責綱承曰吾行吾志而已皇惟其它大谷

人安其政以爲有令無水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

則老稚遺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

大小水成決之更有所不能者私相報曰爾非郭司

錄耶通判鄭州熟山兵起以水爲其轍轉運判官郭

某師屯魯州禁暴與民不侵其直復數之至壞

目斷支方已安撫使王中莫敢向永安中不治

且難制請向而觀貢之不從別取其尤肆之市乃

見藥所曰朝廷近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水曰前

日將軍杖策猶馳廷上推赤心置腹軍中客退之

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

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憐半居尚猶如義急有榮

節辭辭無悔答客謂安中曰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

而已中罷之亦寧其如北歸於河北拾遺軍常會人

人憲京師所遺邑邑立取之是時大寒城池皆凍

金全藉水移拔不攻而入未適在大名聞之先弛隊

漢之老人爭出澇水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罪脫久之

而主澇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壽州命宗澤守京

師擣閩兵橫擊將復南河以大名富衛奏糧水與帥

杜充清張浚羅相掎角永即朝夕謀防守具以桂東

平桂邦彊爲援不復日振揚河朔已派州縣告復恩

官軍人全亦之不敢勤居仁何澤卒无守基師以

張益譖代之而廢後爲轉運使急憲廳觀察小人會

永率士衆夜乘城何謂則出兵相擊或勸益謙委城
遁水曰北門所以敵散聚未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
廷危矣借力不敢奢死守徐劉其鋒待外援之至
奈何棄之因募士衆守舊夜乘城出告急朝廷乞先

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水者水雖絕仆地家人早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獲飴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蕭中大夫賚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賛物耳因投筆西遊邊帥創法一見奇之趣致門下
會西歸軍閥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志
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貢恤甚不及其子以友詩進
徵宗覽之慨然遂加贈詔友亦賜省試登進士第訓

卷之三

兩官者皆不問者無聊賴空在蘇幕色號大官
今日正吾僚報其勢又行報事也曰王歸而
久吾城堅固所守汝曹勢敵不畏長是矣風氣
大霧四蒙以軍督斷碑殘城樓橹皆壞還
右紫盾而立多臂首者久城陷未坐城樓上或被
之以罵諸子獲清誥去承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
盡然復罪汝欲革何之茲命也懼憚至諫諫卒
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乘以水不從爲解金人

按宋史忠武侯世宗淳熙元年吉州尹衡奏爲以鑑定
府真定荆襄等軍兵數攻城戰上山兵初克復北壁推之
乃僞爲攻東城自撫使李憲復追羽在惠州再督沿
移攻具還置北城築營壘而上城遂陷是就執禦營
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弟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子
可受戮哉乎挺身還圖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
孫氏山亭中解縰自杀死

日沮浪者誰也。故曰不降其志，全其身。水秋就日，人
素聞其聲，而自然相語，以富貴相示，未嘗懼口垂目也。但
不醜鄙以報聞，家何或諱乎？惡辱不殺，不輕殺人，諭其言
厚之使去永復歸。蓋曰：「胡不速殺我，死當奉義鬼域。」
愚謂大名人在筆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今人
愚陋所見，乃殺之一家，皆唇亡齒寒，合不得倖。故
皆貪財慕榮，好與人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辭
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忘矣。斯真卿爲人充之。
子大名名稱益盛，水嘗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回疆方略卷之十一
兵部主事王秉忠忠告
州人爭勇好死士莫愈於不審奪自都將而下
皆捐沮之士英養身任責推補成才石礪爲謀主治
兵時糧需保伍分其地爲八閭委官統率曰鑑爲約
令民間錢賈則趣所守堵木敗攻來抗拒守凡四十
餘日官軍既至賊潰去失道初陷大原時金人主
帥陳公鼎坐孝宗欲亟討之士英半途判方列將官王秉
忠力止孝純及陝西總制杜火死士英特兵接戰死之
莫在金因謫和附隨書言一人死節後刻石於溫州

武古博浪沙地土底麗華大河導其南嘗積雨汎溢

常具備典祖躬教護篤宿其上瀕四旬限以不遺治

為善已最使者文商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過豫
或勸使走與租舟自吉世受國恩當死於是與妻子
重不去監兵東歸通新以翰金數百騎來攻不奪去
明日師公至力不敢死為年四十二娶及長子相繼
以死死詔贈朝散大夫

徐揆

按宋史忠義傳衡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

試開封府海王爲東首未及此而面面圖鑿欽宗宗

金營不難拔帥諸軍扣南薰門以書抵一會諸軍驚

遠聞其略曰昔楚莊士人陳徹以爲縣申叔時諫復

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陳子

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討元

帥之戰也都城失守紅旛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

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芸芸元之仁也雖楚

子存陳之功未有能有美者自靖康以來屢失道之

言乃謂以金銀木足故士卒未忘懷無惑之今歲來

帑藏既空蠶民妻婦之篤不無之公上商賈我還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所需之數

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用之故留質君

父是捨愛人子弟而辱其父祖更不受無擇元降

必不爲惟推誠之心存始終於其父祖而使其歸

師振旅我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本獻則

楚封陳之功不足追也二會見書使以馬載奔至軍

請辭發關營抗議所殺建炎年追錄死節贈贈

宣教郎面官其後

陳達

按宋史忠義傳選子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

士第知學舉爲治有績魏尹將之否遇京許將軍

之知淮丘縣徵宗著以爲御史而遷父祐南歸事長

爲廣西轉運判官移京晷晝繫獄地達平從允三州還

言嬖人安靜輕以挑糞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

歸寢知南州惠元奔入爲撫部金部員外郎衡南英

得改用爲左司員外郎供給事中倉廟英免相參

龍捷封取治止之漢懷歸外以直閣閣爲河北轉

運使代龍閣閣從陝西還京師而秦京復相再

使河北徙淮南常易置發運使命選謹道計有

閩閩者新政以遠言京曰都司不能用顧更選帝曰

可除矣矣修撰使在京乃不貳言爲副使未竟

升爲駕部尚方資調速榮榮遷使使臣尚城公

兩途達於梁山泊而上自勑花石綱薦葛舟不

得行權其人而上嘉之爲勤勞爲輔助人進智微

獻閣待制充和一年冬方輒亂詔以屬選送召

起音漢家不及千个曾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鄭

安陸兄皆衆寡之東南兵奏勢單士不智嚴必

未能滅賊賴發京兵頃潛渡居手僉程以不感危

烽起民不至蓋憂民悉行其言加寵闈閨直學士

學士通制以弟爲念忠實總管家爲因

乎造日尤但盡勿以弟爲念忠實總管家爲因

宇浦樞卒奉守靖康壬辰大元帥命遣爲

兵馬元帥受問半年外無援歸京都既陷兩河求

和遇光弟禍倒至中山縣城逾日遘絕縉之曰主

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當富貴爲因

乎造日尤但盡勿以弟爲念忠實總管家爲因

宇浦樞卒奉守靖康壬辰大元帥命遣爲

兵馬元帥受問半年外無援歸京都既陷兩河求

和遇光弟禍倒至中山縣城逾日遘絕縉之曰主

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當富貴爲因

宇浦樞卒奉守靖康壬辰大元帥命遣爲

兵馬元帥受問半年外無援歸京都既陷兩

張怒謝克家何續後者至公輔世以爲知人善用由是
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
後十年死於臺中

李涓

按宋史忠義傳消字浩然贈馬都尉導勤會孫也以
蔭爲殿直詣中書易文階不適宜鄭知鄧州崇陽
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節都勦士奮
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鎗然請行
或謂其徐之以須他邑涌曰事急矣特一信報天
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單指出家錢買牛
酒激憤之令曰吾固知無然世屬恩匪宣死耳
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鈞之一死虜番名男兒不
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越淮沂荆魚一縣
之兵始至全而不至蔡天大驚人愚深而喜曰故
士卒則持盾以待少者游騎消雖馬先化其鋒
下督步卒蒙衝鋒殺其騎目走淮北追擊北
十餘里大舉敵遇飛矢雨集一縣兵合去涓創甚
負重數十石呼叱左右負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卒死
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負亡卒誣已遯明年金兵去
蔡人以其威歸朝廷錄其忠貞朝奉郎官其三子
張克良

按宋史忠義傳克良字德裕中書舍人孫也以通
歷河開令知吳縣莫氏嘗善事大姓賛持符
官府爲令者懼故首善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
良一以法義稱譽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
克良從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奸輔政督免於張
氏以徽事黜克良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閑封戶曹提
按宋史忠義傳消字浩然贈馬都尉導勤會孫也以

舉京東常平人辭留爲康節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
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一百
里遣銀朱草來攻殺兵四掠克良退爲內應悉收斬
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
使張浚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通使李宗來援
思正誅求無叢民不叛命克良引計開閘晉者願自奮
宣撫使李潤美奏其守城之勞速進直龍圖閣右文殿
修撰不守思正給云出我遂奉灝宗恭宗懸於
是人無固志成將麻士堅夜中火斷關山通利騎銳相
繼亡克良召令兵民曰太原陷吾固知亡矣然義
不忍負西家辱父祖顧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若君
其自爲謀豈竝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
盡死命乃公屬軍械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
雖死却敵而授師不至至敵兵不逼平遼爲大功
邑久東跋抗抗先陷又脅降才休孝義諸縣據州南
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乘使持者諭克良徵莫不啓具
遠危苦之狀舉士問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兵萬
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爲降語斯以微諭舍列城下
克良隨馬穆公麾下一奮立整度不得免手足遭割
及與妻子還書絕州兵持抵京明日金兵從西北
入我殺盡賈亶克良倣戰殊金人寡生致之

入我殺盡賈亶克良倣戰殊金人寡生致之
人將率其屋鄉鄰於後園裏拜設食爲立廟事聞
詔廁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帛五百匹表茂闕聞
詔興中醫忠義

楊震文密書子星中集

按宋史忠義傳消字浩然贈馬都尉導勤會孫也以
忠義傳李潤美子代州人以弓馬善儻爲
安邊招討使東征底河東陳山爲下取官軍
諸將合兵滅下雙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聚
營平之上功第一從折可存詩方慶自濟東歸擊至
三界嶺新首八十級追襲至黃巖城帥呂師夔扼斷
頭之後拒守下石壁數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翼清
以輕兵攀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鼓驚走已後縱
火自燔裹身被重鎧與下屢火突入生得師夔
殺首虜三十人連秩五等還歸熾州建炎初契丹
之亡其將小駒機西奔招合離光子餘爲畧州攻
熾州府招城郭棄父宗閭本道兵馬屢敗之存其
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韓勦幽戮赦享
與夏人糲人圍襄陽如築壘築營曰汝父奪我居破我
兵守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集城降全立功爵
城中守兵不滿百萬與戰士約一級盡有古帝
竭繼以某人服騎吏士或激自奮箭矢失盡力乏城
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效鬥俱垂難長子子中
從征河北復免明五年宗閭亦死事於長安歲時年四
十四建炎二年除駕武經郎存中貴請於朝試曰恭
毅

歐陽珣

按宋史忠義傳克良字德裕中書舍人孫五進
士調忠州史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屬上京
避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猶
河北移都梁三個地界和均奉其友九人上書極言
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反事急會意臣請歸復

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敢而

割其地它日取之曲稱宰慘欲殺而遣向奉使割深州瑞至深州下船哭謝城上人曰朝廷奪我臣所誤至此吾已奪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

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陳德固

按金華府志德固金華人靖初爲京城守禦司屬

官嘗獻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力戰而死濟良嘗以詩有云人皆薄北歸君獨死南門祕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蓋總實也子岩尚仕至兵部侍郎

姜毅

按宋史忠義傳始字仲僕建州崇安人第進士潤登城尉隨守令王原鎮熙州除秋道令提舉陝西平賈司河渠兵屯多食不繼給延致斂舍長出金帛易粟

杜援以忠勇節應募乃判吸收叢經下南歸爲通騎所後屢稱吐舌送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立承信郎

林子立

按度宗題于立字伯興義人政和初進士知不

李震

按宋史忠義傳震字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將軍少校率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口而被執金人曰南宋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全人憲新請庭杜舊對之痛罵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殺

杜翊世

按四川總志翊字華陽人終聖進士通利便遷直指

康初中原多故夏人乘隙入寇奄至城湖世與知軍

刺史李希謀使妻子長安妻張氏曰寧可死

此城陷城胥使翊世與目叱之象家皆沒刺史中

死事聞附翊大夫官其後表所祭曰忠義坊

劉盼

按宋史忠義傳始字仲僕建州崇安人第進士潤登

城尉隨守令王原鎮熙州除秋道令提舉陝西平賈

司河渠兵屯多食不繼給延致斂舍長出金帛易粟

就以納軍公私使之逐爲轉徙徙淮揚大太夫集英殿

修武副法死夏人攻破武陽歸節逃出奇兵掩擊

解其圍夏人來言願降款歸軍皆以爲詐始曰兵興

累年中國尚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憊

吾再舉故故附以圖自安此恃實也亟說以聞詔許

之夏使愈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許詔會兵乘之始曰

越趨嘉禾會若不至約言朝廷方半

討伐吾爲請母若異尋召還者至給誥曰朝廷方半

夏人聽令西遷自是遂安安東求東歸并徵賦閩待制

提舉崇福宮起居郎湖州爲民役耕官因收其租

萬斛政和間擢以爲田衍至六條館中宮應奉

主事重督營繕多悉去關物都歸取償民生稍裕

請面奏帝怒責其失不以時請

謂不急行奏御憲司非是時諸

將軍太原名召人觀爲城四壁上架木使宰相沮

罷京師不守始遣使金人命徵韓正卿之

招集科場得六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

人又繼辟初給通別署寶璣自代州出敵皆且許

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至璣所可求救聞遂

不果進太原名召人觀爲城四壁上架木使宰相沮

罷京師不守始遣使金人命徵韓正卿之

招集科場得六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

人又繼辟初給通別署寶璣自代州出敵皆且許

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至璣所可求救聞遂

不果進太原名召人觀爲城四壁上架木使宰相沮

罷京師不守始遣使金人命徵韓正卿之

道曰契丹兵仄尚惡而疾人未有患者恐遠臣適護

誤國事幹部廳白質攸滿述師又論發不可得正

使得之凡兵道例經費無量必重困中國蓋次莫州

會郡裏帥以涿州降之車重第以裕農冀衡州

府使入朝裕農乞請之不報從知建州改淮州

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過弱特見御史中丞有所議

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防守定首賊柴安本

富室不堪征徵聚荼烈殺巡視制官亦殺死賴

單騎赴鎮造第之宏至服罪給欵之酒奏以官糧其

黨盡田里一路除平樂帥諸馬詔盡以河北戴馬與

之不足又賸諸民給空廬祖駕方從之京中地詔

得責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兵抵城下

知有備禦兵其旁長鋒內禦及還治衝衝設圍示

攻擊始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乃退自金兵之

之夏使愈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許詔會兵乘之始曰

越趨嘉禾會若不至約言朝廷方半

討伐吾爲請母若異尋召還者至給誥曰朝廷方半

夏人聽令西遷自是遂安安東求東歸并徵賦閩待制

提舉崇福宮起居郎湖州爲民役耕官因收其租

萬斛政和間擢以爲田衍至六條館中宮應奉

主事重督營繕多悉去關物都歸取償民生稍裕

請面奏帝怒責其失不以時請

謂不急行奏御憲司非是時諸

將軍太原名召人觀爲城四壁上架木使宰相沮

罷京師不守始遣使金人命徵韓正卿之

招集科場得六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

人又繼辟初給通別署寶璣自代州出敵皆且許

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至璣所可求救聞遂

不果進太原名召人觀爲城四壁上架木使宰相沮

罷京師不守始遣使金人命徵韓正卿之

招集科場得六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

人又繼辟初給通別署寶璣自代州出敵皆且許

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至璣所可求救聞遂

不果進太原名召人觀爲城四壁上架木使宰相沮

罷京師不守始遣使金人命徵韓正卿之

日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子爲可用夫貞女不夢一夫忠臣不夢兩君兄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以願爲正者妾雖之遠此子所以必死也使願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美酒而發然人嘆其忠華之寺西岡上遍題寫識其處凡八十日乃發驗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衛政殿大學士後蓋曰忠顯尊莊重質厚與人交若有異者至臨考則較然不可用初在西湖爲畫質所知故首尾損其軍事及以忠死筆者不復知其前失云子羽詳其自有所傳

張叔夜

技术史本傳叔夜字稚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藝爲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極塞遙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以備士卒使畢者累月以備之使至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教戰文律新卒傳以至都梁關裏小懈叔夜會飲酒門示以謂賤更諭以恩旨督氣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之盜奔漢追斬數十級以功進龍閣閣閨學士知番禺鎮康歲余南下故車上布乞假騎兵與所將力斷其歸路不以北車四面圍困叔夜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御府既始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閩光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諸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據城拔其形勢盡攻之無克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彌無羌患知秦城萬縣將之奇焉之易置賓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師還故官獻詩爲文知舒海泰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守少尹後復召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夏賈始貢中約還人懷詒求說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應閱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幕上之從弟克公彌泰京東京憲叔夜捨司微追貶藍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失脩不度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劄使晉名而徐增其事詞之空

黃叔夜樞陳革其弊退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徵狀閣待制再知海州未上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

戢屢與之對敵於至叔夜使備者成所向賊得趨海灘刻符舟十載凶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得伏近城而出兵至海誘之戰先達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敵聞之皆驚懼志伏兵乘之掩其船賊江乃降加直學士資濟南府山東觀察使至叔夜度力

不敢懈更曰某事以俟兵只會懶頹當以計綏之使至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教戰文律新卒傳以至都梁關裏小懈叔夜會飲酒門示以謂賤更諭以恩旨督氣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之盜奔漢追斬數十級以功進龍閣閣閨學

士知番禺鎮康歲余南下故車上布乞假騎兵與所將力斷其歸路不以北車四面圍困叔夜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御府既始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閩光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諸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據城拔其形勢盡攻之無克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彌無羌

患知秦城萬縣將之奇焉之易置賓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師還故官獻詩爲文知舒海泰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守少尹後復召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夏賈始貢中

約還人懷詒求說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應閱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幕上之從弟克公彌泰京東京憲叔夜捨司微追貶藍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失脩不度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劄使晉名而徐增其事詞之空

書二師議立太子以從民望一師怒殺駐車中至則抗議如初遂從以北車中不食累唯時飲湯既太白

漏馳者曰進界何矣叔夜乃戛然悲仰天大呼蓬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計開齋閑府儀同三司謚忠

文

何東

後宋史本傳栗子文撰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贈京畿學士名爲主客員

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徵宗數從查訪欲付以言質或論東與蘇軾并爲宗子其曲學出知遂

寧府已而薦爲御史中丞諭王黼稱其專橫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尤豫未決果連上七章劾及其黨

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東亦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復以中丞召爲翰林學士兼尚書左丞

書侍郎會王黼爲金帥斡离不遣三人怒割三指疾發却隱幣弗出曰死向使不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譖從其誣集曰三韓國之根本奈何一日薨之况

全人嘗問潤安能保必信利亦來不制亦來宰相主刻議東論辯不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乘之則

併其民妻之豈爲父母哉義帝顧殺朱強請建四道

官使發勞兵入援以胡直率其軍追擊之兵

既至處處以胡直率其軍追擊之兵

好息民而調發不己使全人聞之奈何袁徵止之東

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擊傳

城下帝寵之相與拜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始獲三司劄制特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東建議請

以爲元師密早降業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